

四妹子

作者：陈忠实

(上接2017年8月18日第B4版)
第十八节(中)

四妹子却感到了一种威胁。她已得知，仅是这个不足两万人口的小小公社里，已经有三家农民办起了孵化场，看来瞅着这步棋的，不只是她一个人。竞争是明摆在眼前的。吕家堡村街巷里最显眼的墙壁上，并排贴着那三家出售小鸡的广告。而国营紫坡养鸡场的广告也派推销人员下乡来逐村张贴，什么“本场有十五年孵化小鸡的历史，经验丰富，小鸡健壮，成活率高达98%”等等，人们尊崇习惯，习惯是紫坡养鸡场的小鸡最保险了。

四妹子琢磨好久，找到大哥，把一厚扎红绿纸摊在桌上，让当教员的大哥书写广告。

她只考虑了一条：保活。凡是买四妹子家的小鸡，由四妹子负责指导饲养，负责治病，免费医疗，随叫随到。这一条，是最致命的一条，那些不懂小鸡喂养技术的农妇们最怯小鸡死亡，而小鸡的确是难以喂养的。

这一条，不仅打败了另外三家竞争者，而且把紫坡养鸡场也打败了。他们无法取得农村女人的信任，她们一古脑涌到四妹子的屋院里来了，小鸡供不应求。有人宁愿等到

下一拨儿小鸡孵出再买，而不想在旁的什么地方买来。

四妹子因此却惹下了麻烦。那些从来都是依赖老母鸡的翅膀哺育小鸡的农妇们，总是不习惯于科学喂养小鸡，控制不了温度（这是关键），也控制不了食量，弄得小鸡常常发病，甚至死亡。她只得按广告上说的去做，给人家的病鸡治理。有时候刚刚睡下，有人来敲门，说是小鸡有毛病了，她就跟来人连夜赶到人家村子里去……由于她的指导，挽救了成千上万的小鸡的生命，四妹子的名声大震，农妇们简直尊称她为“鸡大王”了。随之成正比的是，她的小鸡的销路愈来愈好，令人鼓舞。

四妹子太累了，她销售出去的小鸡越多，她的负累也就越重，有几次，她不得不骑自行车赶到七八十里以外的秦岭山根下，去挽救那些从她那儿买下的小鸡的生命。她很累，却不厌烦。她自己也不搞不清哪儿来的这样高的干劲。她只是确凿地意识到了，自己能挽救十只小鸡的生命，反过来就可能增加一千只小鸡的销售量。虽然治病跑路不要钱，而更大的收入却早已流进了联营鸡场的账本。她受到那些接受她施治的家庭主妇的最热情的招待，常常使她处于一种扬眉吐气的愉快心境中，听着那些推心置腹的又是啰啰嗦嗦感激谢恩的话，四妹子一次又一次觉得她这个异乡女人在当地人中间活得像个人了。有一次，在本村给一位妇女的小鸡治病，而那位妇女的丈夫曾经是吕家堡党支部的宣传委员，他领导过对她的贩卖鸡蛋行为的批斗，而且说话十分尖刻。她恼恨他。她现在给他家的小鸡治病，特别用心。当她第二次专心用意去询问小鸡病情的时候，那位主妇眉开眼笑，一面夸她技术高明，心肠也好，一面就数落那个男人，屁事也不响，连人家个妇女也不如。四妹子心里十分痛快，一种得到报复的舒畅。

家庭内部的矛盾却在她东颠西跑的时日里酝酿着，像乌云在迅猛

地凝聚。这一天午后，五月的骄阳悬在头顶，火一样的阳光炙烤着已经变了黄色的麦穗，紧如救火的夏收即将开始，应该准备镰刀了。四妹子骑着自行车，在浑如金碧辉煌的麦海里穿行。她的心情十分好。她是胜利者。她绝对压倒了三家竞争对手，出售的小鸡高过他们一倍，收入自不在话下。该当暂时告一段落了，一当开镰，庄稼汉男女就没有空闲和耐心去抚弄那些弱不禁风的小鸡了。她的孵化器里的最后一茬

小鸡今天开始出售，售完了今年就该收场了。

她把车子撑在门外，防备后晌又有什么人来请她去防治鸡病。走进街门，四妹子连一口水也顾不得喝，端直向孵化房走去，不知今天售出了多少小鸡？必须在搭镰收麦之前把这一茬小鸡销售完毕。她走到小窗下时，猛地刹住匆匆的脚步，那里头正传出肆无忌惮的嘲骂她的声音，她的大侄女雪兰和二侄女小红伙同她的二嫂，三个人一唱一和，正说到热火处——

“咱是长工。”二嫂的声音，“人家从早到晚骑上车子满天满地游逛，咱给人家从早到晚熬长工。”

“本来就是野货！”雪兰的声音，“山蛮子！不懂规矩！白天黑夜骑着车子跑，谁能跑出啥好事来……”

“能登报受表扬嘛……”小红说。

“怕是单为登报，单为卖鸡儿不会有这么大的精神吧？一个山里野女人……”二嫂说。

四妹子的脑子麻辣辣地疼，像接连挨了几棍。她像受到突然袭击的野兽，不假任何思索，扑进门去，一句话也说不出，迎面就在二嫂的那张嘻笑着的胖脸上打了一拳；不等那张脸反应过来，又一拳砸上去了，鼻血涌流下来。

最先反应过来的是小红，一看妈妈挨打，立即蹦起，在四妹子第三拳还未落下之前，就把她推到一边去了。小红随之扑上来，和四妹子扭打在一起。她扯着四妹子的头发。四妹子扯着小红的襟。小红的前襟嘶啦一响，两只从未见过人的小乳房晾了出来。她羞了，一狠劲，把一撮头发从四妹子的头上拽下来了。

小红的妈妈已经反应过来，母狼一样扑过来，抱住四妹子的一条腿。四妹子猝不及防，摔倒在地上的木槽里，小鸡被压死一片。她也不顾了，因为她的裤子被扯破了，一只手抓向她的下身，一阵钻心疼痛之后，就昏死了。

吕克俭正在清理锄草场地，听见声嘶力竭的叫骂声，扔下长柄竹条扫帚，颠颠跑过来。刚踏进孵化室的小门，就瞅见一副惨不忍睹的景象：孙女小红被扯破了衣衫，裸露着胸膛，二媳妇被血水糊浆的脸孔，大孙女雪兰披散头发，嘴角淌血，三媳妇四妹子被撕开了裤子的屁股下鲜血斑斑，屁股下压着被踩踏死掉的小鸡……吕克俭不由地怒吼一声：“都不要脸了吗？”

克俭老汉扛着一把双刺撅头，一只手提着装满开水的瓦罐，头上戴一顶由黄变黑的蘑菇帽儿，走出街门，走过村巷，沿着吕家堡背后的山沟走上坡去了。夏收以后，吕家堡生产队的土地按照人口重新分配到户了。尽管他觉得不敢相信世事会发展变化到这种地步，但还是不失时机地用牛把那两块稍微平缓的坡地犁了一遍。剩下两块陡峭的坡地，黄牛拖着犁杖是难得站立得住的，只有靠他用撅头去开挖了。挖开地表一层，曝晒整个一个伏天，杂草晒死了，生土晒成熟土了，地表松软了，秋后好播种小麦啊！

兄弟三家联营的养鸡场散伙了。成千只正在产蛋和即将开产的母鸡全部卖掉了。从早到晚不绝于耳的嘎嘎嘎的叫声没有了。吕克俭老汉早已

离开三儿子的屋院，重新回到自己的老窝，连同他的老伴。想到那鸡场的红火走运的日子，真是令人叹惋，简直不堪回首，却无论如何又忍不住回味。

挖下一撮头，翻起一块巴着草根的干硬的土疙瘩，一下一下挖下去，身后就摆满了大小各异的黄褐色的土块。即将进入三伏的太阳，像一个正在燃烧的火盆扣在背上，汗水滴在脚下刚刚挖起来的干土块上。干得累了，他提着撅头，缓缓走到沟坡边沿一棵山榆底下，扔下撅头，抱起瓦罐，咕嘟咕嘟灌下半罐子凉开水，坐在花花拉拉的阴凉下，掏出烟袋来。老太太诡了！诡到这种不顾乡邻口声的地步了。他在心里怨愤地咒骂大儿子。

将鸡场现存的全部母鸡卖掉的主张，是大儿子提出的，将孵化器也卖掉了。除掉归还贷款，将所有盈余的利润，全部按劳力分配。这个分配方案一提出，老二和他的女人立即表示积极拥护，三媳妇只能少数服从多数，一个指头扭不过五个指头。按这个办法分配以来，老大的女人和女儿雪兰，老二的女人 and 女儿小红，自然都按两个劳力参加分配，老大本人因为每天放学回来参与鸡场劳动，也争得了半个劳力参加分配。这样，老大一家有两份半劳力，老二一家有两份，只有老三媳妇四妹子单臂独手，仅仅占了一份。每当想到这个悬殊巨大的分配结果，吕克俭老汉就十分懊恼，甚至痛恨自己，干不该万不该，不该在当初把老大老二拉扯到三媳妇的养鸡场里去。好心干下了蠢事，亏了人家三媳妇哇！人家四妹子辛辛苦苦一场，好心一场，结果把钱全让两个狠心的哥哥和嫂嫂搂挖去了，大不仁不义了哇！

克俭老汉现在十分厌恶自己的大儿子。在算计分配方案的家庭会议上，老汉万万没有料到，大儿子从制服口袋里掏出一个蓝皮本来，当着弟弟、弟媳和侄女儿的面，流水般念着他在周日和每天后晌在鸡场参加劳动的时间，甚至细密地从几点几分干到几点过几分，一天不拉，一分钟不差。这个突兀的举动，令弟媳、弟弟和侄女们目瞪口呆，然而最感意外的还是克俭老汉自己。老汉死瞪着眼瞅着大儿子不紧不慢地读着，翻过一页又是一页……他忽然觉得不认识这个大儿子了，与几十年来心目中那个知书识礼的先生判若两个人了。

老汉死瞪着眼睛瞅着那个蓝皮本本，压着厌恶的火气忍耐着，听大儿子像给学生念书一样念着枯燥的时间流水账，心里骂，真是爱钱不顾脸啊！怎么好意思拿出这个狗屁本来念呢！老汉死瞪得眼花了，那蓝皮本本变幻成一只脱毛烂肉的死老鼠，多看一眼就令人心里作呕。

真亏了三媳妇四妹子，挨了肚里疼，有苦说不出。人家娃娃辛辛苦苦创下的家业，全让哥哥嫂嫂们分赃盗包一空了！

——待续——
(文章摘自努努书坊)